五經文府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元年　　程端

大尊王之義時與月有必書者焉夫春者時之始正者月之始春秋係之以王非大尊王之義乎且自時至春秋天下幾不知有王矣誰復能起而尊之哉聖人憂之用是即四時運行之始與一國受命之初競競焉以尊王為要而天道自此正王道自此著即千古君臣上下之大道亦莫不自此明焉則有如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是春者何四時之始也王者何受命之始也正月者何公即位為政教之始也諸侯即位之始昌為係之以王明春為王者之春正月為王者出正月非諸侯所敢擅也顧周正建子異於夏正建寅似周之正月不得謂之春不知春為青陽與者三元之備而子則一陽之生天開之始春氣所由節猶干支始甲子卦象始震復律呂始黃鍾也執是說也正月為春無疑即春正月為周無疑而或者以七月之詩謂一之日觱發是周之正月二之日栗烈是殷之正月三之日于耜是夏之正月豳風之詩雜用三正而遂疑正月非周之正月不知公劉之世未嘗建正至武王定鼎以來則凡言正月皆當係之以周故按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書無冰知春秋所書正月即周之正月非夏之正月也所書春即周正月之春非夏正月之春也考桓公四年春正月書公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四而卒以春正月書即可知即建子之月會之以春也即攷之明堂位一書其言孟春非即建子之月乎其言季夏之月非即建巳之月乎明乎此而正月之書安得謂魯史舊文冠以夏時以興聖人行時之志相符合哉聞之周師初稿以殷十一月戌子後三日為周正月可知周未嘗不改時月而春秋所斷不敢不用周正者明王者無外之旨也姑勿具論第論聖人之志以為王者改正朔為大一統之規書春書正月而必係以王一以戰諸侯改正之非而使之不敢開其漸一以儆列國無王之罪而使之不敢放其謀彼以周之正月謂聖人改之者烏知尊王之旨哉蓋春秋為尊王而作必以王法正天下春秋為為世而作必以天道正王法其不書即位者以隱公居攝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也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元年　　陳其昌

書年月於聖經周之正朔昭焉蓋元為年始春為歲首曰王曰春秋係之以王非大尊王之義乎且自時至春秋天下幾不知有王矣誰復能起而尊之哉聖人憂之用是即四時運行之始與一國受命之初競競焉以尊王為要而天道自此正王道自此著即千古君臣上下之大道亦莫不自此明焉則有如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是春者何四時之始也王者何受命之始也正月者何公即位為政教之始也諸侯即位之始昌為係之以王明春為王者之春正月為王者出正月非諸侯所敢擅也顧周正建子異於夏正建寅似周之正月不得謂之春不知春為青陽與者三元之備而子則一陽之生天開之始春氣所由節猶干支始甲子卦象始震復律呂始黃鍾也執是說也正月為春無疑即春正月為周無疑而或者以七月之詩謂一之日觱發是周之正月二之日栗烈是殷之正月三之日于耜是夏之正月豳風之詩雜用三正而遂疑正月非周之正月不知公劉之世未嘗建正至武王定鼎以來則凡言正月皆當係之以周故按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書無冰知春秋所書正月即周之正月非夏之正月也所書春即周正月之春非夏正月之春也考桓公四年春正月書公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四而卒以春正月書即可知即建子之月會之以春也即攷之明堂位一書其言孟春非即建子之月乎其言季夏之月非即建巳之月乎明乎此而正月之書安得謂魯史舊文冠以夏時以興聖人行時之志相符合哉聞之周師初稿以殷十一月戌子後三日為周正月可知周未嘗不改時月而春秋所斷不敢不用周正者明王者無外之旨也姑勿具論第論聖人之志以為王者改正朔為大一統之規書春書正月而必係以王一以戰諸侯改正之非而使之不敢開其漸一以儆列國無王之罪而使之不敢放其謀彼以周之正月謂聖人改之者烏知尊王之旨哉蓋春秋為尊王而作必以王法正天下春秋為為世而作必以天道正王法其不書即位者以隱公居攝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也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元年　　程端

大尊王之義時與月有必書者焉夫春者時之始正者月之始春秋係之以王非大尊王之義乎且自時至春秋天下幾不知有王矣誰復能起而尊之哉聖人憂之用是即四時運行之始與一國受命之初競競焉以尊王為要而天道自此正王道自此著即千古君臣上下之大道亦莫不自此明焉則有如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是春者何四時之始也王者何受命之始也正月者何公即位為政教之始也諸侯即位之始昌為係之以王明春為王者之春正月為王者出正月非諸侯所敢擅也顧周正建子異於夏正建寅似周之正月不得謂之春不知春為青陽與者三元之備而子則一陽之生天開之始春氣所由節猶干支始甲子卦象始震復律呂始黃鍾也執是說也正月為春無疑即春正月為周無疑而或者以七月之詩謂一之日觱發是周之正月二之日栗烈是殷之正月三之日于耜是夏之正月豳風之詩雜用三正而遂疑正月非周之正月不知公劉之世未嘗建正至武王定鼎以來則凡言正月皆當係之以周故按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書無冰知春秋所書正月即周之正月非夏之正月也所書春即周正月之春非夏正月之春也考桓公四年春正月書公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四而卒以春正月書即可知即建子之月會之以春也即攷之明堂位一書其言孟春非即建子之月乎其言季夏之月非即建巳之月乎明乎此而正月之書安得謂魯史舊文冠以夏時以興聖人行時之志相符合哉聞之周師初稿以殷十一月戌子後三日為周正月可知周未嘗不改時月而春秋所斷不敢不用周正者明王者無外之旨也姑勿具論第論聖人之志以為王者改正朔為大一統之規書春書正月而必係以王一以戰諸侯改正之非而使之不敢開其漸一以儆列國無王之罪而使之不敢放其謀彼以周之正月謂聖人改之者烏知尊王之旨哉蓋春秋為尊王而作必以王法正天下春秋為為世而作必以天道正王法其不書即位者以隱公居攝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也

元年隱公元年　吳仁傑

首發體元之義明君用也夫人君之職在體元則用明而無不正矣元年之書有以哉且聖人之作春秋也列十有二君之跡備二百餘年之事其為一經之始者弗敢怨也其為一君之始者更弗敢怨也故每公之紀必從首年至卒年以為一公之始然則隱公之元年例所必書無可疑矣不曰一年而曰元年者以為繼萬斯年皆將於此學其基矣或謂天子改元諸侯無改元之例其所稱元當是繼周王靈夫尊魯為王者不特條禮傷教春秋所必誅且亦不識周制矣周制列國皆改元如稱康公元年盟逆皆稱公元年士子孔卒是皆新皆改元矣何獨異於魯元始也先君之終嗣君之始故稱元王者正朔通乎天下而列國或失各得稱元年以紀事志始也或謂周為聖人書法然論律呂黃鍾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凡初六春秋之元亦猶是耳非有他也若謂元為書法變商書惟元祀豈亦有書法存乎其間耶此可見或說之不足稽矣故以言乎則黎工鳩聲以言乎道則庶民從則一人元良也以言乎外則海內向風也如是則天下之心正矣豈天下之心正哉實由於人君自正其心始夫心人之所由統也在人為仁以統四端以護萬善仁之充滿於一心者可以垂衣端拱參贊之樂在天為元以順五行以調四氣元之氣盈於兩間者即以廣蟠際發舊之功則安可以不體之乎夫體之正人君之職矣彌其闕於九重而非從法象之天取其用於天下而貴合乾坤之德元年之書所為旬貴者始乎其立義精矣

筆者當紀撰支蔓名乎也

春王正月隱公元年　張一治

紀時月而繫以王尊周也夫春時之首也正月歲之首也必繫以王者非春秋尊周之意歟且春秋以一國之書為列邦之法實承周天子之聲靈以肅其綱紀者也顧一歲之初以編事必子之義所在尊王纘禮之義宜明承聖人於數千之間每歲明無二上之義示大一統之規而復天法祖諸大統所於是乎在一展卷間而懍然於王道之未墜矣春秋書元年魯隱之元年也而即繫之曰春王正月者何為統而紀端而通頒寶玉於三朝分茅土者蓋遵周制徵會同於八百紀竹書者不繫歲年皆先王度子改元而秉彝隱義姬門振鐸大國統委黃侯部隱七百年天統之存居庶流離而復共和攝位不改甲子於西京暨鄭為保傅乃事衣冠於東洛後嗣王無繼統而憲天出治領朔臨朝亦克繼文武成康事五千所朝正之春矣于故於春秋一書之為書隱嗣統之年大書特書之曰春王正月意深哉蓋王者車書混一簿海內外威仰威靈紀元告朔玉燭以迎祥占王者車書混一而定係故義和占日常儀占月而定時底績必書每歲之孟春王者教澤豐敷而朔東而悉遵時令宣行者準一十二時之昏明鋼者搖八十四調之變故相主驗問於夷知時而紀侯編年特重王朝之旨於是知尊王即以敬天思先典者後時之命曙谷特重夫實賓周官設馬相之訓蓋位特稱夫保冲太史氏觀書書於其常故有可考焉書春王以示敬天之義特認頒歲時政令布而威靈赫赫之所廢湯和德惠行而晉仰雖然之治中星稽月令得天時之正即以見王道之隱使天下共守其規則因革損益之權張弛於正歲風而露雷之教鼓盪於兩間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夫有不共亮天工者哉於是知尊王且以法祖焉夫廟後供饋視朔者固疾作而廢朝謁社稷用牲宜聞者固陽餼而知失序我宗國書讓如僖其名實不相副矣書春王以昭法祖之恩將授即侯於明堂帝禮深周公之祀乘奇上僭於新廟置祖隆后稷之明禮紹禮樂之春承列祖之靈即以守時王之制使列國蓋明所義則統衣而稱重敬繼先之聲靈度身以奉其東鎬京之典則仰惟稽考車時昭考夫豈有敢忘祖制者哉

春王正月隱公元年　陸粲在

紀時月法堯而統與倫亦正焉夫月則周月也而時則夏時也可以觀法矣若夫王之加於正即位之不書非所為正統與倫乎且為邦其先於治稽三統遠惟人統為最優焉至於臣子之義所在尊王纘禮之義宜明承聖人於數千之間每歲統歲慎凡以示教於天下後世也孔子作春秋託始於隱公之元年特書春王正月者則之正則建子也於四序為冬十有一月此其非者亦大彰明較著矣前乎周者建丑而有元祀十有二月之文後乎周者建寅而有元年冬十月之文固知月時之來皆改更也今非春而書春乃以夏時冠周月毋乃非為下不信之心乎蓋自黃帝紀曆星之次而甲子正於大撓夏也興為遠矣凡原始要終其非理陰陽之精義乎陰陽之精義乎陰陽之精義乎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隱公元年　王馬堂

魯君求好附庸書地以起私盟之例焉夫邾屬于魯隱公求好而及儀父是貶儀父之可易也春秋一冊祖公始立而屬在封折者俟切盛和之志故于丁酉十六年二月有趙之盟實則為尋盟之張目隱公始立而繼于邾城者蓋為繼位之誠故于己未元年三月有蔑之盟實則為私盟之起焉今夫盟也者所以結信而所以別公私上古無推牲之禮五年會鹿山而不言盟焉元年會鹿而不言盟焉二年會豐宮而不言盟焉會鹿稽原非尚乎歃血盛耳時守書加書經書謂之文中古無信會之儀王之盟其神主用諸侯之盟其神主用王官之盟其神主山川牲饋幣中學原不類乎戶部戶部敢闖私盟私見私交之盟乃隱公繼位求好于邾及儀父盟于蔑也何居閔祖祖題瑣瑣之僕有高陽帝邱大戰即解鮮古崇山蔡寧蒼龍并屬陽戈錫鬱山諸國惟邾則曹姓後裔是為邾婁在任城南二十里有邾婁城其地與魯接近吾意隱公于此必曰顧茲邾國不過與任滕須句東蒙有濟吾版圖耳盟也何為及盟也何為且盟蔑之及儀父也又何為蔑之及儀父也何為且盟蔑之及儀父也又何為蔑之及儀父也何為且盟蔑之及儀父也又何為蔑之及儀父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隱公元年 趙匡曰

經稱求好之盟內為志者也夫盟能求好所貴盟後一從公有求好于邾之心焉故以公及書之且昔隱公之立上不請命於天子內不承命於先君其心必有不能自安者是惟西陂諸侯殿好無期以玉帛相見而不以兵戎終可為慕以懷為況在附庸之國猶懷其然而親民一役公正不能已矣何敢於邾邾者僖父采邑地而公出與之盟也者姑見為邾地邾曹姓顓頊之後曾之附庸也儀父稱邾子克之字也謚公之與盟蓋請私盟之始也聞之諸侯有不順請於天子而後盟周官有司盟之設掌盟載之法祝作其詞王府共其器載右授其事太史載其辭盟以時信國先王所不禁乃公以求好之故而遂殺焉為此一盟聚國好息民幸倚時之風未遠而刑政紊與數要質之事方繁所與盟者邾春秋之世不出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者實始於此雖以公及書之書子之貴蓋可知矣然魯侯既而其君稱公何也蓋視有其實所有其文三公論道而經邦上公秉賢而宗德稱之以公疑定名以辨等威之實誠乎復之質也春秋紀魯之事夫子為魯之臣稱之以公即位以違臣下之情從乎禮之文也若夫父者男子之美稱邾者何以稱謚公居周之於天子元士其稱字也固宜未受王命故不書爵夫子平輕書直書而已於此豈有貶褒乎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公元年 趙匡曰

經書而書以克罪鄭伯也夫段實出奔而以克于鄢書明鄭伯之惡在克也春秋之義最忌微且春秋一部聖人終心之律也事有陷於微而心本無他聖人錄其心而或隱其事心有動於微而事雖未逆聖人畧其記而直稱其心非別也如是而後備官之實乃可辨如是而後好惡之罪無可逃如隱者鄭伯克段于鄢段者何鄭伯弟也惡其之謚稱曰克段將復鄭伯代號鄭而殺出奔何以書曰克以鄭伯之志在克也方姜氏之欲立段而廢莊公公之殺段殺於死也久矣夫是以封之百雉以縱其心貳之而卿以厚其勢而使舉二百乘之邦乘不備而搶取之段多材好勇未能自跳否則成禽耳故曰鄭伯之志在克也且夫子之作春秋也小善必錄況惡必誅而於人倫之變尤就就焉故趙盾之不討賊也罪之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許止之不嘗藥也罪之所以立父子之防也況鄭伯者以嗜肉之間而包藏禍心以家庭之中而隱若敵國見弟之愛至焉鼎鼎不能謀爲生不見生秋之託始隱公而即次以克非無意也顏氏謂春秋之初鄭為強而居生則奸雄之尤也射王中肩不可以為臣實將端倪不可以為子子何見於被而厭於此乎不知不臣不子之罪人人之所得而尊也彌此則意色之不許以為其臣例口四方之器且將以為天下後世此而不誅斯後世到頭見惡之主惟勿用鄭曜血害國皆可稱口於我元公之礦斧缺斯以文其惡而兄弟之道若夫戒者不聽尚以縱迫逃歸許之豈為論乎然則何以不言或曰賢不肖或不言弟非也鄭伯不以弟視弟故書之如二君也故曰天王殺佞夫明其為弟而王之罪彰鄭伯克段之罪沒其為弟而鄭伯之罪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隱公元年 林則徐

聖人為要盟惟不足以為信也夫盟以結信乃盟益繁而信益失聖人之所為也故於盟宿之書而著為飾且人心之所以當存古道之所以不敝者信而已矣信在而天日可質鬼神可格雖有盟又焉用之奈何以無信之故而強用盟以強盟之故而益失信聖人有痛心焉而惡今人之不古者也當於宿之盟見之當公之初立而宋來求成其盟也二國之君皆不與也二君皆不與何以書曰有宿國之君也然而聖人之書於盟則深焉之矣夫魯宋之盟似無足為周官有司盟之設掌盟載之書祝作其辭王府共其器戎右授其事太史讀其約蓋盟以結信也而何足為乎然有信則無庸盟盟愈多而信愈無也如使能結信則鬼神實鑒臨之百年將來守之如之何最盟而屢渝乎蓋先王之不輕盟也非先王之所欲也先王不得已而制為盟之禮方欲以盟而止盟方欲有盟而歸於無盟今雖會而故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況侵見神祇刑政以成傾危之習誠視魯宋之盟何時而牲玉何時而干戈盟安在乎信安在乎當其盟之時而信早知其必渝矣而猶曰先王之道制也豈周官之法一歲祝史之矯誣耶故春秋之書盟未有不惡之者

及宋人盟于宿 隱公元年

會光題

志內參盟之地以書及者人者微之也蓋書與宋盟于宿而宿君亦與此之謂內參盟內書及外書人春秋之微旨也昔春秋之例不會而盟則書及盟非其匹則書人所以昭法制定名分也若乃魯公及之之而第書及魯書所書大夫之例而第書人君子曰不書公我以微者在諸侯國也第書人挾以微者來聘我君也微者之盟不書蓋何以書復盟者內有強臣要盟者外有強鄰而因以微之者微之如隱公元年九月書及宋人盟于宿是也盟也有宿君在內參盟之始也夫宿風姓之國太皞之後以男爵而司有濟之祀在東平無鹽縣之境者莊公十年書宋人遷宿是宋之附庸也定公十年知宋詩侯犯如宿是又魯之邊境也故魯得借其國以盟宋宋得借其國以盟魯宿君亦不敢不附盟焉以微者與非若為東道主者然此微者以強陵弱也抑亦紛紛然為所統諸侯於實撥亂則不足以異於不足以結信夫是以春秋為參盟也然則書及者何公及之邪非公及之邪及不稱公知及是盟者之為陪臣也觀於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書及書盟此公及之也蓋辭以專宿之盟也而於十年夏書會師伐宋此不奉公命自專焉而會而伐之公遇敗宋師于菅蓋已忘乎宿之盟矣不敢不問過焉而五帝敦睦而千戈戎馬皆羅其臣之所為而公若依違焉而無與者則甚矣魯之無君也因以書及者微之正所以著盟者之有強臣也不然公及邾盟于蒲公及齊盟于艾亦內盟書及也哉胡以不目其人而內書及哉說者曰內書及外書人皆微者顧茲盟之書宋人也當不僅以人之者微之矣夫宋以微者要魯盟而使魯不得不與微者盟所挾持者有二焉魯惠公之二年敗宋師于黃今公攝位之初而備者愚而能毋盟乎隱桓皆宋之所自出而桓母則宋武公之子也王瑒仲子則嫡庶之間嫌疑之際公有不自安之心焉攘宋怒而能毋盟乎於是宋公輕魯而使微者盟焉公與畏宋而究聚微者之盟魯不料國有強臣權挾宋之輕公公之畏宋者皆以輕公而今公畏遂乃求成於宋甘與微者盟書曰及宋人盟于宿內抑強臣外抑強鄰此春秋之經旨也

盟于宿 隱公元年

晏樂齋

春秋為萬世之所崇為者而精雖之此亦一第也故人言可盟先王亦曰可盟人言盟可信先王亦曰可信指天日以要之陳禍福以脅之先王之所甚不善而偽者喜之者詐去而不去誠恩信而不信此先王之所逆制而又若不忍料者卒也一人為之千萬人從而效之而有司盟亦盟無司盟亦盟的翻之所以紛紛於城中盟之既易敝之益不勝而有叛必盟有盟復叛千戈之所以相尋於間好也文武立千數百年之上而猶冀夫盟誓之作可以用救世之禍夫是以有所繼無所繼初非故夫盟誓敬信之道孔子立千載百年之下而且想夫反覆之世必且無不塞之時夫是以有所為無所為正深得夫太史絲約之隱恨說盟者宋今日之盟何時而解何時而解其解也領忘其陷之之幕則其陷也已先伏解之之地可為歎其近而稱謂詛既不作誓玉府不共罪以為私而非公者亦淺之乎為見矣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而直稱以宿君之故存而帶制說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隱公元年

湯傳楹

不與王臣私交正人臣之義也夫人臣而有私交黨之漸也雖不與祭伯之朝魯所以正其義也夫且夫為人臣者必明於義而後可與事君必純其心而後可與明義自靖獻者一心而黨援者又一心此義乃不可問矣然而其成之也有漸則其杜之也亦有原是其若於私交杜之如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朝魯而魯文直書之曰來是已夫伯非天子畿內侯而備卿士於王朝者乎是宜藉白乃心以事一人者也則意惟隨書有命往二三侯國而報事焉王也臣新而來遠伯也奉使而遂留歌四牡而賦皇華於義始為安耳若茲則胡為乎來哉或者謂伯之朝於魯也亦中外通聞情好相先之常似無足深訝其來者蹤然伯既非有王命也而儼然辱臨於魯是私交也曾人臣而可私交乎曾人臣之義而有私交乎且夫國家之所大患者非人臣不能事其君之患人臣事君而各自為其黨之患有黨則相附相附則臣下之勢合而人主之權日益孤孤則不可以制其下而為之下者反得挾其黨以傾朝廷而無所忌此千古廟堂之所為大戒也而不知其原皆自私交始蓋一有私交則風夜匪懈而外別深其結援之圖結之猶僅託於朋者繼之即以成其黨且一有私交則覺為異黨之中亦隱有比附之意在內己非和衷之美者在外尤非純一之心使不杜之於其始則二心之嫌必至求誼上行私而黨之為禍烈也孰若忌杜其原使之大義明而私交絕而國家無二心之臣千古鮮朋黨之患也哉觀所以首示戒於祭伯之來也故曰春秋端本之書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奔公元年　　費炳光

王臣無私交故書來以斥之爲夫祭國也伯爵也經於冬十有二月直以來斥之非弗予其朝哉實請大國朝天子小國朝諸侯書爲大國朝者其來其有不能朝而不予朝者無好於是有加乎鳴於是有鬲雖不沒入朝之隱而於僖公二十有九年書介爲虛來因誌朝之違禮又有不可朝而不予朝者將弓不越乎境雖矢不越乎塲恒自跖瑞國之嫌故於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書祭伯來奔說朝之有義聞考周所內管城東北有祭城距開封東北十五里蓋畿內國今係以祭伯此亦如穆王時祭公謀父僅言其官於公二十有三年祭叔來聘亦係以官也姑不具論今夫祭有國也伯者爵也書規春秋之例王公卿書爵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祭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故之書爲伯而記以來者何也亦曰弗予其朝焉耳雖然何以不曰天王使祭伯來聘蓋聘於隱公七年天王使凡伯九年天王使南季以及使宰渠伯糾則桓公祭酒嚴也使仍叔之子則桓公甲戌歲也使大夫家父則桓公丁丑歲也推而至於僖公三十年之使周公宣公十年之使季子何在非聘書以諸侯者故書祭伯不曰使之來而曰祭伯來則祭伯之私交也夫復何疑夫然而知祭伯之不忠繆易中扇之始列辭無馬牛奉之書則祭伯雖正與扈授王會以詢茲屏翰何以來修遠出弔託時朝之制會朝私謁之風惠然肯來來地覆忘爲特賜矣而祭公之諫何以行夫然而知祭伯之失權宮邦文手之朝列侯有璋琥琮璜之志則祭伯屢賚錄禮日以帝臣而示厥尊嚴而何以帶聘遠來遊春見之文微指庶其之失來游此土王官廢事於弁髦矣而祭仲之命何由提或曰書來者以爲朝亦以爲來書伯者從其字費從其爵或曰諸侯不行親覲王不能治而祭伯反與之交此說亦通則嗜古之士能言之而魏之明宣聖義者也

祭伯來隱公元年　　姚興

春秋隱外交直書之以示貶也夫祭伯爲畿內諸侯而朝於魯曷爲書來而不書朝貶也曷爲貶以其外交也且人臣之義來脩之交不越境況乎身象國鈞爲王朝之碩輔不謂遲潤僅異編綜未宣於天子敦煌貽軍桑葱違於宗法託於朝也聖人仍不與其朝而無二之規乃昭於天壤如隱元年經書祭伯來是祭伯者何畿內諸侯而爲王卿士者也考之富辰之對王曰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凡蔣邢茅胙祭是祭之初封畿外國也周穆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殆本封邑而食采於王畿歟春秋之例王之下士稱人如公會王人於洮是也王之元士稱名如劉夏石尚是也王之大夫稱字如南季祭叔是也王之公卿書爵如毛伯芮伯是也今書祭伯則是畿內諸侯而爲王卿士也明其特是祭伯既爲王卿士矣其來也曷爲不稱使非王命也如王命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從天王使凡伯稱使例今以自來爲文明非王命而私來朝也夫祭與魯同爲周公之裔其來也殆有親親之義乎既朝矣曷不書其朝不與其朝也蓋是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夫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親士宜稱王以治之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書朝而書來以示貶云此以一人臣之心焉委贄業名宜懷教忠之典況乎龍光燕卷久荒北面之文鐘革初響莫繼東都之盛爲之卿士者當亦不安於懷也而乃以天朝之輔翰下親親藩陽託世朝之優內爲樹黨之謀曠當道之有猶致冰翹雉其亦昧致身之義矣不書朝而書曰來俾知天經地義斷不可逃而勃命王家者之不能有所此以斥私交之罪焉垂紳縉笏當知趨境之非況乎彤弓嗟興共憚天王之聖泰離風降徒歸周姓之俗爲之卿士者亦欲復其舊也而乃以元后之服非朝望國小之關要路之厲大之禮當同之稱慨周室之就衰愈形陵替其亦來賓之經矣書曰來而不與以朝俾知修好結歡不容假託而宣獻王室者之不得有私故曰春秋嚴外交直書之以示貶也

祭伯來隱公元年　　王輝蔚

經謹私交即王臣以正其本焉夫私交之行非義即非情無彼祭伯者胡爲是昧於一來乎今夫身爲王臣亦惟是靖共爾位以上答天威下厲羣吏耳未有肆然違命越國而交鄰內近以便國挾外援以要君者有之自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始祭國名與蔣邢茅胙同爲畿外之國穆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蓋本封邑食采於王畿也周所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祭伯書伯或以爲爵或以爲字按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祭叔是也則謂伯爲字者非矣祭伯何以書來或曰來所也或曰來朝也春秋書字必以其實來奔來朝未有舍其實而但書一來字可成史者若云貶之貶不在此況乎我朝同一應度而來朝之說尤聽度中之最無理者王臣有事書法謹嚴如所云來聘來歸來錫命來會來來來來金無不據事直書況諸侯相朝尤極慎重豈王臣朝諸侯而史官轉不明明一書之乎則其來也非來奔並非來朝蓋私交也雖然祭伯受王之爵祿者耳倘王之遣使者耳天王有聘問之使祭伯始得執五帛以趨事焉天王行賚錫之典祭伯始得負弓矢以將命焉乃今者尺一之詔來聞頃於彤庭而四牡之駕亦已睹於魯國其佔籍於周而附麗於晉乎未可知也其備力於晉以徼榮於周乎亦未可知也獨是私交之端已開則朋當之漸以啟違命之迹已著則貳心之萌莫禁彼亦未聞人臣之義故至此焉古之善爲臣者入而服事獻賀於在朝出而將命煥綸於下國天下見王臣之克修厥職也克揚厥命也莫不敬而畏之則而效之將所謂一正而無不正者惟王臣是重矣何私交之祭伯竟昧於此義也

紀裂繻來逆女　隱公二年　陳晃

書紀匡之逆女誌遺變也夫裂繻紀卿也書來逆女非為遺變誌乎且夫書美慶降禮記親迎所以正人倫宜紀匡苟事得其宜亦無容筆之於書矣乃占鳳卜之和鑄禮早備乎納徵納吉望龜寧以戾止福且徵乎周公魯公二姬合焉兩美聯焉無如始則宜家可歌雎鳩遭家不造常也而參以變則有如隱之二年書紀裂繻來逆女是攷之春秋內女為夫人者凡八見於經未有言來逆者而茲獨於紀伯姬書之蓋無故費齊姜宋子久誇美盛於風詩而茲之來逆者情深無媒非必寵擢域眉也請君玉女為寡君配遣一介以陳詞占無庶乎刲羊禮特陰夫真雁百兩御而百兩迎顧賦鵲巢一什趨女英娥羣美儀容之佳治而茲之來逆者位備魚軒不必美誇嗟首也如篤婚姻降以相從至宗邦以修好異摽梅之迫言正桃夭之及時鐘鼓樂而琴瑟友試詠關雎年華今夫相攸者禮之正衆服有獨隆也來助者事之常蘋蘩可不載也而乃大書特書曰紀裂繻來逆女非為遺變者哉歟文定之祥文王則迎於渭溪矣然彼猶位列青宮此已船承黃序也使卿逆之已足深伉儷之情當日者奚誠可得徐卜楊姑士戒無敢歌柔美嘉穆之無他而同穴雖期書之所以深惻愴也詠盈門之爛韓侯則親迎於蹕里矣然彼方入覲於朝此實端居於閨也使匡逆之已自盡好逑之意當日者乘以黑車纏歌出宿聯以白帶茲獨關情嗟同牢之來久而他國考終書之所以寫哀矜也且夫賓聘賜逆出姜之所以允於魯也而裂繻則為上卿之貴矣儀備覽皮占歸妹於帝乙情深聯會歌耀羽於倉庚六禮其既成矣而駒之孫入異嘉雲雁之鳴歌無感恍正位在中宮奚不同色獲愛升侈逆之之文而道路驚為創見也綺蕤既采而頻蕩可供紀不已得外戚之助哉且夫先配援祖婦媽之所以不貫於鄭耳而來逆則非誤其祖矣六嬪是御恍親尹姞衣冠八鸞和鳴如觀娥英儀範十年其乃字矣而結其禍儀備九十納以幣德派二三來婚於宗國原無異杞伯鄫子盍逆之之禮而史臣視為具文也適彼樂土迎我小君紀不已得中饋之主哉乃無何杞侯去國伯姬終齊故曰其書也誌遺變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隱公二年　張慶同

書外諸侯之盟關疑亦慎始也夫盟密何異乎書紀子伯者莒子也觀此而關疑之意見慎始之意亦無不見且自舊史多說而聖人所據在關疑者正隱改舊文而滋臆說故盟密一事書莒子仍先紀子伯亦自諸侯蔡禮而外盟之書以始始者又欲雖正統而杜私盟故隱公二年記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史冊為百代文章所自始而有疑缺者必有精嫌紀故係子伯而謹闕疑也慨自衆說紛紜既有訓伯為帶通伯為白者而又謂先莒於紀紀居伯爵推莒為伯紀使莒盟並至作子伯為履緣史嘉祀隱家子伯為兩爵義爽莫者其人之主說不經者莫皆自子伯始其誤也蹤覓一十二公之世紀代有訛文而子伯之誤作裂繻序先當長者果謂史書盟禮例亦明臣可加君春秋非誣人若此也衆筆而編闕略惡長復儒譯疑之說而遺文何據故以慎言其餘者託之始即復日來朝武筆位列紀侯而子伯之驟加莒子者亦猶甲戌己丑夏五郭公同為前文所竹錯而聖人亦以仍舊說而謹闕疑盟書為列邦兵革所由平而無統率者必無情偉經紀盟密而昭慎始也慨自盟言背棄有等小信書月不信書日者而猶謂莒實有無請紀行成紀實為始使莒降唯何以齊將滅紀莒若終不作外援莒既同盟實隱卒不親舊好此後之離盟失信者無即自盟密肇其端也聚觀一十五國之兵爭類多異志而莒國之前入向地後取牟裏者將欲靈攜中原勢不難入國取邑紀莒何私讓停和也費書而概示後嘉恐開他國戰爭之局而盟主何尊故以隱杜其私者記其初即當年修好息民偃旗書故而紀莒之始屬外盟者無論紀姬為裏莒姬為己欲為此日弭兵戎而聖人正以警私盟而昭侯姬是故書紀子伯者文簡辭而謹闕疑者理甚微也書盟于密者事猶小而昭慎始者義至大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隱公二年　陸觀禮

記紀莒之盟闕疑也夫紀莒同盟亦常事耳乃書曰紀子伯者非闕疑之意哉且春秋多闕疑之文隱二年之書尹氏也桓十四年之書夏五也莊二十四年之書郭公也皆聖人闕疑之意也乃於外諸侯之盟亦有因闕疑而書之者如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是說者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內盟之始也紀子莒子盟于密外盟之始也特書此盟者以見諸侯無所統一自相為盟也而吾謂義不止此何則紀姜姓也爵為子莒已姓也爵亦為子其書紀子伯者何或曰子伯即紀大夫履緣前來逆女者也或又作裂繻伯又說為帶以為子帶即裂繻之字緣與繻字皆从雖與帶字義本相關說亦近似不知春秋為大夫專政未聞以大夫列諸侯上者蓋帥師且歷其戊柔盟折且去其族僖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衛視莒為大而猶臣不先君並紀與莒爵位相敵而乃書紀匡於莒君之上或或又謂此盟之書為書故也則又不然夫紀與莒相盟於魯何與或者不察則又轉一說曰此紀子以伯推莒子而與之盟也且又曰此紀子自以為伯而先之也若此者皆臆說也然則其書伯奈何曰闕疑也若曰此紀子伯者固未知其為子焉為伯焉耳故闕疑以示後世也或曰紀雖子爵以周天子將藩於紀特封為侯桓二年書紀侯來朝其後書紀侯鄭伯會戰齊師特列紀於鄭上即此而論或當作紀侯莒伯莒子盟于密未可知也總之後儒之擬議皆不若聖人闕疑之意為尤慎云

盟于密隱公二年　何騰三

經是盟密之文說經者無容繁矣夫盟密之文有不可解者說經者亦並而闕之可耳何以繁為掌聞古者有信史也未聞有疑史也然士惟有著說之史而後有傳信之史故夫掌引附會者甚非所以尚論古人也如盟密之文以予從說以伯繼于非春秋一大疑案即或曰舊史相仍聖人無從石益之也此一說也或曰流傳失據先儒不得而增之也此又一說也夫以聖人筆削之嚴先儒考據之當詎難損益於紀之下伯之上顧任其闕而莫之已乎此亦足以明說經者之無事於繁矣且夫古書之有聞者何可勝道與墳邱索流為荒遠之書逸山歸藏沒於卜筮之口詩有南陔白華禮有魯安薛鼓於古人聖人所手定而口授者胥付之瀰零屠滅散亂不可覩也其又何有於密之盟也吾謂說經者於此年遼世遠既不能神遊視史之班則與聖人同撰可也或與先儒共填可也風逸人微既不能考核管至之辨則因其所因而不從而益之可也承其所承而不從而增之可也操是心以窮經必無鉤深致遠以滌堂奧之紛紜而諸子百家之患以息操是心以道史必無矜奇好異以貽朔廷之訕議而稗官野乘之害以消何者其可說者說之其不可說者則不說也識慎之也不然徵言周聽大義莫明徒於一二胥氏之末從而附會之欲使天下有信史也豈其難哉

盟于密隱公二年　李紱

闕疑而不益可以得窮經之法矣夫盟密之文闕文也聖人乃因而不益焉窮經者可不以此為法哉且昔春秋之作也筆則筆削則削因王者之刑賞而詩人之寄體也然則經所闕者其皆聖人之削之不能而聖人不妨於筆之乎此其說似矣而正不盡然也則如隱之二年有盟密之書此何義哉夫屢盟以長亂數會以厚疑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在春秋踐習以為常矣盟也固無足怪顧其同盟之人則有大不可解者子而繫之於紀則非爵也紀無朔極之法豈必下同於杞子而忽蒙改爵之文司馬九儀之辨固聖人之所謹者豈其無故而混之也且伯而繼之於子則無國也伯即遠方之長當自列於吳楚而齒於邾州之例司徒五等之封固聖人之所詳者豈其併地而沒之也蓋密壇之後義無關於筆削而何以闕疑如是哉或曰是本據舊文因之而不能益者也夫補亡訂誤原無關於大義徵言而學者選其聽見遂失古人之旨浮薄之風孔子所望而極然者闕文之及見所為歎也豈於盟密之書而忽自更其旨乎則亦因而不益而已矣或又曰長史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也夫世遠人邈原不無傳聞之異而學者守其師說不失淵源所自碩果之存援人所守而發惜者賢不賢之識所為事也豈於盟密之書而敢自創其說乎則亦承誤而已矣然則子繫紀而伯繼于也非使未嘗削亦正無所虧其筆焉世之窮經者可不知所守哉

鄭人伐衛隱公二年　王國磐

書伐衛於經罪鄭人之尊也蓋伐者天子之權鄭安得而尊之書曰鄭人伐衛始以深罪之耳當悉征伐自天子出則凡興兵問罪惟天子為宜而諸侯固不得有其權也即不然或受命於天王亦如方伯之長得以征伐自專要未有其勢相埒其分相均而輒加以師旅者則夫偪為僭越妄動干犯其罪蓋不待言矣不觀夫鄭乎鄭於姬姓之國為復封雖莊公實為周卿非其他屏藩可比然而分無敢越猶然藏在股肱心膂不下移來嘗假以兵戟也則亦謹守常度惟是與二三同姓好會往來即偶有嫌怨未深雖以玉帛相見要非當伐與不當伐必稟命天子而在己究不得專乃一日者竟以伐衛特聞何哉且夫衛非鄭所宜伐者也無論溯其始封一為文王之子一為宣王之弟本誼深同姻萬不可隙起兵戎即衛當授罪誠多為天下所共棄鄭非天子所命以視武王之命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鄭曷嘗操其柄哉則衛有罪惟天子伐之天子不伐之亦惟奉命於天子者伐之顧鄭何所稟承一旦鼓鐘厲鎧徵兵戈周王加之六師乎顧或者謂鄭當兄弟搆難之時故殺雖伏其罪而其子滑奔衛衛固不得而納之乃撰相與親序且為之興師以戒其上也是鄭蹤先開於衛衛可以伐鄭鄭獨不可以伐衛乎信如斯說凡有故而出奔人國者皆必兵連禍結止息無期智亦思亡臣出奔何國無有而況公孫敖勢無能為摩廷之威不過借他國兵威聊以洩忿衛究無如鄭何也則律以用兵之罪衛猶可以曲原而鄭實不能曲解矣自有是役息諸侯相為征伐者史不絕書逆至五霸遂興恃強力以驅者假兵威而鑑食其有罪者伐之無罪者亦伐之雖周天子在上僅如守府譬諸弁冕而因以敵之曾不聞有人焉請命而行正君臣上下之分此其故始皆自鄭人伐衛舉其端歟我夫子大書於春秋罪其尊也抑於以誌其始也然則鄭人之為首禍也從可想已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隱公三年 穆

誌特相盟之始見二國之相為用也夫石門齊地也齊鄭盟于此王降而伯之兆見矣故春秋特書之且春秋言外特盟者始於莒紀莒紀不足道也有關乎天下之故而書者其在齊鄭之間乎齊鄭合而天下無霸者之以誌諸侯之微者春秋於定公七年秋書齊侯鄭伯盟于鹹是齊鄭合而天下無王者之以誌諸侯之合者春秋於隱公三年冬書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是石門齊地也齊鄭盟于石門無王之始也嘗觀春秋之大綱石門之盟齊有似鄭以爭天下之志焉鄭有恃齊以凌天下之心焉嘗言乎假鄭以爭天下之實者隱公之世周室衰諸侯時席太公之靈可西向以爭天下者齊為強而與齊敵其強者莫如鄭當日者鄭桓以赴難勤王鄭武以定亂受土地鄭莊以禦緩為王臣齊不得鄭鄭必離鄭必與齊為敵且或聯結他國以與齊為難而齊之事去矣於是齊欲爭天下必先圖鄭圖鄭必先服鄭力不能服之則思所以委之遂假春盟修好之說以圖之自是石鄭不為我難且為我用而隱十年魯鄭伐宋矣隱十一年會鄭入許矣桓十年會鄭戰魯矣數十年間齊遂浸浸乎有凌天子操諸侯之權以視桓會于幽石鄭朕文戰城濮石鄭從事矣而者同也而即自石門一盟兆之也所謂假鄭以爭天下者有如此焉言乎恃齊以凌天下也嘗考莊公之世內憂平外患靖恃賴周之名可西向以凌天下者鄭為戚石與鄭爭其戚者莫如鄭當日者以海濱石齊得地利以通商石齊暴人民以賜履石齊尊征伐鄭不附齊齊必怒齊怒必與鄭為讐且或阿合他國以與鄭為讐而鄭之計矣矣於是鄭欲凌天下必先圖齊圖齊必先制鄭力不能制之則思所以委之遂假會盟合好之辭以信之自是石齊不為我讐且為我援石恃齊于穆以戒宋亂兵恃齊于郎以修魯怨矣數十年間鄭遂浸浸乎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權以視桓鄭財石衛附齊其儀遂石鄭附齊鄭同而心異也而即自石門一盟啟之也所謂恃齊以凌天下者有如此是役也蓋在元枵是為春秋周平王之五十有一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隱公三年 徐光曙

記石門之盟慨亂也夫春秋之始惟齊為最強石門之盟也諸非亂之始起發且人臣無王者必據人臣有受者亦必誅惟無王乃來有受以為自固惟有受以致無王明不自危於是盟誓日響天不聽鬼而禍乃急矣是論也於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之事而益信鄭者天下之中世為王卿士居中則足以號召天下為卿士則鄭之所在天下威歸之又以受遷之再遷王室其間宜遷東周春天子以令天下誰不從者何待陽虎而斯時之抗鄭者惟齊稱東海之雄東西南北賜履所至一旦以兵臨虎牢雖不足以制鄭亦鄭子孫之憂也惟是鄭小而盟鮮不能下故鄭以於鹹宋先為虛之盟至是乃同盟于石門矣鄭之無王久矣天下知之齊亦知之先是鄭伯以齊人朝王莫同謀以市其歡也說者謂其挾事強之道而反責王之不覆新又疏王之田數有隱蔽之後簡何寬鄭之意在苟免王之計為章意蓋乎後之公論尚不明何意乎同時之變亂載且是時正周鄭交居取采取事遂謀已漸露矣是盟也非鄭懼王之詞以結齊以自固矣蹟篤在桓公五年六年北伐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猶欲結為婚姻則鄭之與王齊之變亂益顯然無所逃罪若夫魯望國也其勢亞於齊又鄭之婚以見重者也六年春與鄭渝平夏即與鄭盟于艾伐許伐從之鄭後與齊會則甚兵變亂者之間於無王間不屬一齊也至定七年齊鄭復盟于鹹且做會於魯以共叛魯始則無王繼且無鄭春秋之變鄭與齊嘗始與之而禍不能忘夫魯者知今昔之勢不甚相遠除也是嘗即春秋之大事論之其始鄭數強齊繼之齊微而魯起魯中衰石春乃盛鹹請者於王風之下即繼以鄭周之衰鄭為之也繼齊明變鄭也而復魯而春知變之日相尋而無已也春以下無足論已詩亡而復春秋作其理不益著邪然則是盟也鄭為主何以首書齊曰尊王爵也此即亂亂之書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隱公三年 俞光耀

言石門之盟志世變也蓋鄭莊挾齊以自強齊侯資鄭以自固齊鄭合而天下多故矣石門一盟非志世變歟且自帝而王王而伯曾要端於春秋之始者于諸末而之詩傷天下之無伯而以誌諸侯之微者春秋於定公七年秋書齊侯鄭伯盟于鹹是諸下衆之詩傷天下之無王而以誌諸侯之合者春秋於隱公三年冬書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是斯時也天下未有伯也而世道已變於伯矣何也平王命晉鄭夾輔周室晉邦侯與曲沃莊伯自相特角矣暇圖伯惟鄭桓以赴難勤王事鄭武以定亂受王地鄭莊以禦緩為王卿士挾天子以號召天下應與有不從者然石得西向以爭天下者齊為強昔武王命周公踐太公履五侯九伯皆得征之齊僖席東海之雄風一旦兵臨虎牢或連結諸侯以與鄭為難而鄭之大事去矣於是釋其猜忌之嫌隱其但詐之辭姑為是誘信停睦之歡東雖數書到耳歃血用貽告於日月山川之神乃尊虛之盟而又盟于石門是盟也鄭實主之而先書齊侯者尊王爵也書石門者明其為齊地而鄭伯任盟也夫而後東方諸侯之變自此始矣觀隱公二年冬書鄭人伐衛鄭伯克其弟不字其子使楊楊然偽愛於衛而又加兵於其國故不書君稱不書帥帥斥而人之貶鄭之辭已著石鄭之抗又在宋觀隱公四年夏書公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於是齊與宋衛陳蔡為一黨鄭恃齊以敵宋衛之黨故宋與許紀諸國交受侵伐春秋詳書於策以見鄭莊多挾齊以自強齊僖不展資鄭以制合二國相與之間列國被禍之深而不能與世變之長焉夫盟非世事也王政不行諸侯放恣會不足恃而重之以盟人不自信而矣之於神故凡書盟者皆春秋之所惡然而隱公之世魯鄭苦紀之盟時通好耳未有雄長諸侯之心也齊侯鄭伯之心其實鄭苦紀之心歟且夫鄭之無王天下知之齊豈不知之而乃因而助之其勢均敵權諸侯以伐諸侯者雖然齊鄭智謀勇力未能相下也則伯之權不能專魯與宋衛陳蔡亦未肯遽相下也則伯之權不能執齊桓出而尊之執之矣故曰石門一盟伯圖之舉也蓋有關於天下之故非僅志外諸侯特盟之始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隱公三年　林茂蒙

經書諸盟之始齊與鄭為之也夫春秋之初鄭最強而當鄭者惟齊經書盟于石門見齊鄭之合也抑以志諸盟之始云嘗觀春秋之世書盟者一百有九元年鄭陵來盟之始終也于幽平邱同盟之始與也而又有所謂諸盟者終于緘志諸侯之所以分始于石門志諸侯之所以合君子於此謂春秋之始終齊與鄭實為之何則齊隱之時鄭莊以陰險之才處居中之地其勢為最強故南鄭與兵王師亦為之用自是而伐宋伐陳其為隱我友邦也實甚而當於鄭者最惟齊平宋之謀齊實請之入鄭之役齊實同之識者謂是時也宋與衛為西鄭齊與鄭為東鄭非無所見而云然而其交要自石門之盟始石門之盟舊好也舊自盟虛而復齊鄭雖未聞構怨興兵而其間亦相與間與並者齊德有自強之志而鄭莊亦欲結齊以自固於是齊使告於鄭曰請君親舉玉趾以來會時事而鄭亦曰寡君願盟禍於太公丁公以無忘社稷乃命使者築壇石門南北東西正其位也積介贄相備其儀也郊來未新供其用也而兩君者執玉而鄭初不等衛侯之授爭又豈同楚子之卑兵書曰齊侯鄭伯謂其能修好也能息民也雖然古者諸侯之盟必請命天子考之周禮有司盟之官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王府供其器戎右後其事太史讀其約與私盟也況齊太師之後場多之國也而鄭密邇王室莊公又為卿士乃不告於天子而自相盟會其若王命何蓋東遷而後政令不行矯此鄭伯怨王且與周人交質矣而又何論乎盟然而盟可辱也亦可棄也是故隱六年盟于艾則棄離宋而與鄭矣隱八年盟于中邱則齊魯又離宋而與鄭矣反覆無常信義不篤雖日盟何益若夫石門有二一為魯地即魯南門一為齊地在虞城西南濟水之門是莊之石門圍齊地也姑第帝深考其之誓告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自有此盟而二國之和好已成亦自有此盟而列國之爭爭奪甚故曰春秋之始終齊鄭為之也是不可以不書

盟于石門隱公三年　方苞

經不以外盟為常見聖人之王法焉夫天下為公即王者之法也外盟何事而聖人敢信以為常乎春秋為王法而作也盛世之人心在行葦洞酌之間其法結言而有鍾裘世之人心在太史成右之際其法詛祝而不足為聖人者無日不欲以盛世待天下而不敢以衰世待天下假王法以消反側聖人之志即先王之志也石門一盟命曰尊盛在春秋前各有外盟矣直待石門而聖人若不勝訴然慨歎稱述咨嗟惕然而不自安者斯何以故蓋有見於天下無不可常之盛召一事詩以為常原不必備端於史祝天下亦無不可常之盛召一事苟安其常千百事各安其常又何慎微當於鬼神人春秋來歷場塗消之君口血從事未嘗不自知以為常而習之如流俗之所謂常常事也聖人之所謂常常典也典著於先王無詐無虞道之所以亘古而恆存今日者政欲信自我始欲自我持從齊鄭見虛夏禹通指天日尊先公真若絕未見聞之舉此固虞夏所雖知者也事落於後人倉遽倉卒之所以日下而莫說今日者政欲警自此始曾自此稱僭齊鄭變商周禹逆來牧毛讀敢害弃若不欲見聞之速此又商周所雖安者也故王法有夾輔之齊與尊鄭之齊有卿士之鄭無尊齊之鄭齊鄭不盟則聖人表齊鄭相盟則聖人擁齊鄭偽先天下而盟天下不以為常則擁齊鄭既以為偽天下為齊鄭者且相尊而盟則擁盟源會其展表尊鄭提挈或概之候覺欲碎禦斷玉而與其權也雖是反權歸真而有其志也石門一書聖人為一世之齊鄭書為萬世之齊鄭者也夫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隱公四年　沈維鍾

書清之遇特相遇之始也夫公與宋公為會將尊宿之盟也不得已而遇于清為得以簡禮而為之載當致曲禮諸侯未及時相見曰遇相見於隙地曰會是會者隙媒間地期聚集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遇路相逢遇然周禮在魯殷禮在宋其來禮以為治新由來久矣雖不能行夫會禮未嘗不可行夫遇禮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是清或去衛邑然致來河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謂即遇于清之清則清當是齊地非衛地蓋勿其論第思古之制禮也自朝會聘問而外有遇禮焉雖與周禮未見曰遇之遇不同而以野合之數略嫌慎之處似簡也而不敢簡也似簡者遇之文不敢簡者遇之心即此一遇可以觀兩君相見之禮矣說公與宋公為會將春元年宿之盟也來及會期而衛來告亂不得已而改盟為遇遇者草次之期草次倉猝也迫促不敢之意謂為簡禮誠簡禮矣然遇禮本簡於會禮而或者請問嫌慢易無相見之禮故春秋為之夫遇禮明載禮經則禮不為遇魯宋此遇明為衛亂則春秋不為此遇乃初以刑故頃文為非禮所能既又以遇禮簡略為失人君之禮則明屬吹毛別終隱之世盟會有九而止此一遇來必固司盟玉府盟書告之之故或之為此言也蓋識春秋之旨乎或又以不期而會曰遇謂遇如詩邂逅相遇遇我願兮之遇宋與魯遇相遇也使公與宋公果不期而遇則必有所往之處而遇會于中道今不載所往而但曰遇則非不期而遇可知春秋于會禮言會于遇禮言遇記實也故公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與此例同及者內為志之辭遇于清為咨衛亂也既而宋與衛伐鄭而公不與則公志在討賊而宋不從可知矣及宋乞師而公辭焉公真知義者耳惜乎魯也國請而公弗能禁守義不篤未免失其職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隱公四年　王士碩

春秋謹禮故於簡禮者有深惡焉甚矣魯宋之遇直欲簡其禮耳欲簡禮而有過猶自附於古之遇禮焉若者固禮在魯殷禮在宋二國之東此禮以為治也有由來矣乃一日者竟假乎禮之名以自廢乎禮之實既失乎禮之實而猶託乎禮之名聖人於此所以心焉惡之而為之致謹也即如魯宋之遇于清是已夫遇之為禮豈自魯與宋始乎不自魯與宋而始有此禮豈至魯與宋而獨為非禮乎不知魯宋之遇則固非猶夫古之遇也古先王之制禮也謂兩君以大事相見則贊以相敬以玉享以金石樂歌其為禮固綦重矣而或者偶然之遇遽尊不能如邦交之常儀則不妨以野合之歡而略敬慎之度似簡也而政不敢簡也似簡者遇之文而不敢簡者遇之心也則即一遇也而亦於是乎觀人君相見之禮矣今兩君之遇也固衛難而尋盟遣一介以約言是公之心已豫有一宋宋之心已豫有一公顧乃去繁縟之儀而矯託乎班荆之遇彼其心果何為者直欲簡其禮耳夫兩君豈不知有禮而竟欲簡之哉乃明知有禮而欲便於禮之中遂自使於禮之外恐禮原無此簡也抑兩君豈不知禮之不可簡而為此遇哉乃明知禮之不可簡而欲假簡禮之名以自蹈廢禮之失過簡終不得為禮也夫人君所博以為治者正此禮耳苟欲簡矣又安往而不慢易乎禮之書及蓋為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公及宋公遇于清隱公四年　陳大猷

于清言相遇之始所以著簡禮之失也夫尋宿之恩何以未及會而與宋公遇于清因衛告亂而私約以遇之也經故書之以謹其始古者諸侯互因朝覲或從王命而彼與此來至所期之日與所期之地而忽相見謂之遇遇之禮從略而儀必以近者為主遠者為賓所以崇禮謹絕慢易也降至後世諸侯之出入無常且以有意之遇遇始作無心之邂逅春秋謹于始于是特書公及宋公遇于清以起其例間之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郊地曰會會有時會有參會稽其地諏其日而後君行則師從卿行則旅從年幣執玉奔走階來者會也若夫遇未嘗擇其地諏其日因王事而出遇乃不相謀而遇相值仍不廢兩君相見之禮然而古之遇也適相逢今之遇也私相約論者謂簡禮之失在是已而其端已于隱六年公及宋公遇于清見之雖然是使尋宋之盟也昔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至是尋盟則宜為會蓋何以不書會曰未及期也未及期何以相見曰衛人來告亂故也意公于是時非有朝王之事為之趨境也非有問罪之師為之假道也蓋志尋于會宋焉耳志尋于會宋則有先期之約禮不成會姑零相遇之文行古者不期之禮毋乃自欺乎及者何言內志也春秋之例外為王書公會內為王書公及會者以彼來而我彼往及者以我往而彼始來特是自閔以降有會無遇隱莊之間春秋書遇者凡六而其譏之也從同要之先為之約不期而會非古禮也私為之約而以簡禮相會者春秋諸侯之禮也觀於此見今之遇與古之遇同名而異情非禮之禮也非禮之禮君子不謂之禮故書之以謹其始

來鼠蜚雹竭月使行

公及宋公遇于清隱公四年　張鈞

託於禮以簡禮經故深惡之也夫清之遇果出於無心乎直欲托為以簡其禮耳春秋書遇以惡之不亦宜哉今夫禮也者人君之所博以正百官而齊萬民者也故朝聘燕宴之與既略其要曲而貴之文即遭逢邂逅之時亦必有恢重嚴敬之意未有儀制具在而漫棄是將奈茲百年於清之遇已夫古者何嘗無遇禮哉論達近以迎賓初不以在郊野而廢揖介之節樂友邦而飫見初不異饋凡庶而嚮食之歡蓋以遇雖無定而禮則有定遇雖無常而禮自有常正不敢以簡禮之地而或存簡禮之心也而茲之遇於清何如乎再尋宿盟已非適然之值咨詢衛故豈復偶然之遇本以有心之會而漫託於無心之遇夫豈無故哉蓋直欲簡其禮焉耳以為兩君相見豈無賓主之分則九擯七折之必設抑何其文之繁也三揖百拜之必行抑何其節之繁也奚若託於無賓則主不得賓者之略託於無主則賓不得會主之非虛幾乘疑隙周旋皆虛可損豈燎陳鼎執皮亦在可約此所以不為會而為遇也獨是遇則遇矣彼相見之制謂何而圖如是其無儀也夫魯為望國周禮猶存家屬省王與章如故乃一則簡略若此一則慢易如彼是上不足以昭法制於羣臣下不足以著等威於黎庶而顧欲託於遇之說以為是猶行古之道也不已偽乎春秋書及以遇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隱公五年

王德名

觀書侯矢魚之事而知從諫之難也夫以公子彄之諫不能止如棠之行從諫如流豈易言哉且人臣之心公室也亦有幸不幸哉君有過舉則必諫諫而聽君之明也臣之福也諫而不聽則君過已成臣忠無補徒以一時諫章流傳於千百年之後使臣得直諫之名君任拒諫之咎此忠臣之大不幸也魯隱攝位歷五年矣其元年豫盟邾鄭於蒲公不能禁四年翼帥師會諸侯伐鄭公又不能禁公之依違兩可於此可見夫公所欲為者臣下可以強之則公之所欲為者臣下亦可以止之矣果如是也公猶足為用善哉其庶有多乎乃無何而有觀魚之舉夫觀魚何足病公哉使公與民同樂如文王靈囿於物魚躍者則其善使公講信睦鄰如小雅所云王在在鎬王在在鎬則其善不然或以春明禮則潛有多魚之章可以詠或以供燕樂則南有嘉魚之什可以歌而公皆不出此書其事曰矢魚以國君之貴勤獻人之司非事也書其地曰于棠以細娛之玩為遠遊之出非地也且書其時曰春當魚負冰之候效網祭魚之為非時也一舉而不善者三非有諫臣敢之何以示後世今夫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謇謇朝有諫臣幸已然人主之心每在彼不在此者君子之歎自古不敵小人也以公安處深宮豐樹陂池之好金玉錦繡之供何者不足必沾沾于如棠一行哉想在公左右者必有賢丈夫焉以貢諛為小心以逢迎為得計相與講都邑之盛侈物產之饒陳遊觀之樂公也傾聽忘疲不覺躍躍于中而如棠之計以決難倍人未覺覺所未陳而神已往於棠矣吉已在於魚矣若何而陳若何而觀先已預為情不能止為儀伯者訓之以航物祈之以古制辨之以皁隸官司是以不入耳之訓來相勸勉也而謂其能已於行哉

公矢魚于棠隱公五年

李仁元

書矢魚之事譏非禮且遠地也甚矣隱公之遠諫也矢魚則非禮矣于棠則又遠地矣備書所以致警敏且敏人有事先王所以屬澤藪之防禦居時巡人主所以守關瑣之重此國執物之事事者也乃志為區別篇端非用于廣庭情殷略地乘馬戾止事事者也乃志為區別篇端非用于廣庭情殷略地乘馬戾止其一事而矢五見者若隱公五年之矢魚于棠者其今夫矢魚之書也一以非禮為公微焉一以遠地為公危焉夫大夫入極屬事飲馬之鄭國歸祊斷蹠牛之費隱公之不修典禮者固將殷淵致師魚石釀惡矣是即投糸有姊弗拒請璫封樹無稽不聞晨雞吾猶恐望友邦以革而雖微鳴鹿之歌勉公誤以同心不免多魚之歎耳乃未安頓蹠而偽駕蒼龍樂臨流者且肆志於觀魚觀樂觀社觀兵之外也夫蛇測度回簡異蒐苗偶狩之常虎嘯鷙鳥依於文物聲容之美至降而矢魚而于田不同射雉之風出舍有規牧馬之盛矣且夫楹之刻鹿之新歌有公者鞅而釋甲臺之築圍之策屑亦士者漸以呼庚政之荒禮之失也乃公則以無禮者先之而外放我心輕出遊以來戎吠內寇文子遠度何以制難擒宋未計而蒙帥師安知非矢魚者實自啟之乎反斯道也螟洪雖為而北流不咏地原溢四無虞而東國亦藏斷器豈第承賜經者舞干項鼎雲之及徵遠齊敗宋輕為射夫之挑盟父狩祖不懼其蜂之毒隱公之自眩危機者固已蒙羊事免鍬虞堪庶矣是即蒙振在公祇采洋宮之芹藻蒙坐鎮馮翊淮海之環金吾猶恐鴞音未嘶玩侮者申繻生心鴻羽久絕夫禮者原雖貴臂耳乃樂其棟材而居非室室志流水者且出逆於于管于潛于宿之餘也夫郡人稽稽小邦如隊猶之類齊侯豐第大事在甲兵之數至降而矢魚于棠而陣人不必晉量之弓會斟僕申池之竹期且夫殺圖者志在射鴻仲侮已非明雄之逼逼田者恪生大夏懼樂已敝矢履之奇愛之溢志之也況公更於遠地而樂之設蒐何者將謀斷徑授院之陳難既抗拒者且欲閉關嗔牌之悔何及紀無歸而亭有謝安得謂于棠者能先制之乎漂漂斯意也君陸燕繼鄭第歟夫于遙臣進魚鱗鱗筆不問其在蹠且第止書流都觀殺上報最之書故曰幾非禮且遠地也

公矢魚于棠隱公五年

趙炳華

書魯君之矢魚譏之也夫公之矢魚非其事于棠非其地也春秋故譏之且玉藻遠照猶陌望魚觀之樂翠華宸旨芳膳占魚舉之祥春者有常經郊舍無常緩焉乃若吹逆觀感識虛設夫敵入疏涉維鵝獻豆需乎王鮪細事也必親其稽遠地也弗擇其物吾恐負水魚陟之祥蠟澤有所難免已公矢魚于棠春秋必書何故曰矢魚非其事也于棠非其地也典必準苑苗獮狩即巡行郊野誰諸君前而揚其非出而治兵武功弗昭歸而飲至軍實爰悅不謂項務在重鄰偏欲照湖而美苦不登度華嶽水制高拱法宮直為人主而輕於出山林之賞必貢官司川澤之資必勞皂隸不謂夫觀在鼓鼙不辭越俎而謀吾固之有感夫夫人於情所必溺之域雖道路遙遠遠涉亦在所弗辭擅羅有必盡而張其網罟得詎涉於忘答仰人於鄰所必經之境雖鈞游細繳親往亦不憚其煩縛有必固而充厥庖廚會費不遑下者鏡背深於言寢青衣走諸具僕侍客言動揚於起居史孝直書信嚴經畢事為公之所不必既即屑寢或簡亦無虛其事之或疏者要非論矢魚也矢魚亦事之細者耳小雅列繡蒲君子載歌有淵不聞瑣計夫魯侯王制詳賴祭虞人弗遠入梁集傳親謀夫魯說以公之矢魚將見授罟投罾網羅四面登壘釣絕結十網夫何怪罐論直陳遠諫不忌蟲批之逆忠言莫入稱疾隨昭骨蔽之壓也書之曰矢魚非其事也公果何以塞其責也遠識不守其常與爾政刑幾望天能倚好或乖其使刊邦盟會易睦鄰結地為公之所不必論即地圖遠都有不應其地之攸阻無要論矢魚于棠也于棠亦地之遠者耳既好有弗用君心已謂不純流寓澤藪以游泳猶欲有夫清王德亦擴或罷沉託澤國以浪遠以公之矢魚于棠將見眾能罷庶覺輟遠迴苟設蹠橫龍旂遠擁夫何怪武春亭叩僖姓或微潤辭之遲方與境中產業共致賴蛟之慨也書之曰矢魚于棠非其地也公果何以蘇其苦也哉矢者何陳也言大設罷魚之獵而觀之也公矢于棠其如魚沼何春秋必書以譏之有以哉

非事非地二義閒發無遺筆亦韜秀

書矢魚譏非禮也夫矢魚遠舉于棠遠地公以春行之非時矢禮棠矢關之所潘觀漁於中澤而解網縱仁鄰考觀兵於蒐澤而環舟紀瑞諸者教帝王無閑事焉乃當土蒐觀兵之時行閱習無虞之業飾其名以略地而緣其蒐狩從流有令人屬樂焉而讓其非禮者如隱公五年之舉矢魚于棠是矢魚何自防乎禮夏時正月令孟春乘舟明船禁之條繩罟而深淵可入網故而水無具然蓋以通時物之宜宮城隍之禁故漁師有命則天子親往而川衡可發廟史實山澤之嘉美之入敘人司之故曰發曰命而不曰矢亦明其無事不與非常之名耳而公乃以矢魚特舉且夫魯主隱公時已非昔日之魯矣城郎則不勤蠶耳則不勤畫臣日肆其虐而威乘而鄙怨入邪而宋怨強部將肆其狠而黨公於此必且寬法縱或逢蠻貴患賴防之民隱慈厲之禍講事於蒐隙之後動身於執物之中實蒐故聞敘眼矣雖河湖海日纏綿蛟鼉所水春波紡練滿蒲而管笑象之勢撫取馬之蹄有不排城捕之入徒而書罷他川鯀早置之不欲觀者而公乃以矢魚于棠特開吾國之有魚焉春朝圃事魚法度天無之數春祀修儀魚學實群鮮之樂此雖觀祈沙遠命賞崇祈亦猶有始謹於敵度而罪何曰矢魚之宜等雲夢之望雪始宜象牧同蒐社之觀土德已終周禮臨乘乃瑞地而修田漁之游學而利嗜百金何以蠟有徐於峙鈴宮閑平陸何以宏雅化於來并春省敘祝觀德而恩沾國施春氣振祝行禮而惠逮鯛魚此即賞給時迎周行四境市宜廣貽訪於蒐期而棠何曰矢魚于棠也說不若老蘇之會義取尊王亦蓋同小報之城志存報德君舉必錄顧拒諫而使弃敗之嫌于而棠本何所上雖媲祖宮遺清之迹烈容林時不且閑孫子盈洲之學宜強賜鯛遊恩覆疑見躍龍彩鱗屢五周境外藥量春遺殊翻才死刻虞鼎登臨尚在城中者子記矢魚一事而觀然歎周公之棠也。

以斯德之微蘭謹蘇之古華花葉采採生新遺香遠聞

題首凡為詳人所略

書觀魚之事譏非禮且遠地甚左隱公之違諫也觀魚則非禮矢于棠則又遠地矣衛書所以段警鄭且歎人有掌先王所以嚴漢梁之防驚蛙時與人主所以守關廷之重此固軌物之彰彰者也乃志其臨湖蒐獵非用於寢廟情殺事地東鳥獸止平遠郊其一時而失互見嘉苦隱公五年之觀魚于棠者是今夫觀魚之書也一以非禮為公敵為一以違地為公危焉大夫入絕獨專彼鳥之功郎圖鯨枕漸苔蹤牛之警隱公之不修典禮吾固將徙迴敢師黃石曜鼎矣足即投瓜有好希拒結環封樹無棲不聞梨落吾猶恐望友邦以筆南雖擬鴻雁之歌歟公族以同心不免多魚之為耳乃未安頻動而偏駕蒹葭臨流者且肆志於觀魚觀社觀兵之外也夫蛇淵嚴鼉猶是蒐苟物狩之禁機關警於依沼又物蟲容之美至降而觀魚而子曰不同射雉之屬出舍有牧馬之戴矣且夫楹之刻識之新歌虞公者鵝而濯甲蓋之蹈圍之蛇蹠爪士者斷以呼虞政之荒誕之失也乃公則以無禮者見之而外怒我心輕出適以來危咲內觀文事遠度何以制難儀宋史討而肇師師安知非觀魚市實自取之失反斯遠迹勝洋雖美而北流不缺施恩霍四無慮而東國奚疑斷言弟承西鯉者拜手頓瓶罌之及典迎舞敗罘鯉為射夫之術鬱又許結不懼拜蜂之毒隱公之自賊危機都固已舉羊幸免徒慶皆蠹矣是即覺報在公祇采津宮之所為雖蒙坐鎮偶觀淮海之環金若猶恐鎮音未靖就俘者申臘生心鴻刑久劾失律者成雖魯賢耳乃縣罠株林而居非寫蓋志流水者且出迴子管干磨子磨子宿之餘也夫郭人之稱和卜邦知稼穡之勤書侯爵英大事在甲兵之數至降而觀魚于棠而彈人不勞曾愛之可令舍將懼楚申池之竹矣且夫從圍者志在射獲抑傷已非明謙之道遊田者怪生大夫盈學已敏失履之能變之能志之鼎也況公要於違地而樂之設蔑何者謀將斷學投腕之際難防抗拒者且欲閉關塞勝之悔何及紀無錫而季有備安得謂于棠能先制之學而懷斯意也若隱蠻雖紛第獸夫于遠臣進魚籠錄不聞其在觀豈弟止宥漁都觀從上報蒐之書無故曰譏非禮且違地也

書觀魚之蒐譏非禮也夫觀魚而書曰于棠見魯公之非禮且言遠地也故春秋譏之且人主舉動一國之瞻觀係焉在極之四方魯公狩于郎見路非行地而極公之得時而知禮也故書以美之而隱之五年魯公觀魚于棠見棠雖魯地而隱公之務遠而遠禮也故書以譏之棠者何謂於魯也魯之分野在奎五度主賈六度相之東為本沂之東北為鄒而棠之西則為極焉棠居郎之西當母之西北為魯國上邑魯城東北十七里為洙泗二水交流棠即在其地焉何以書曰為其遠也公曾為遠而觀魚凡常視曰視非常曰觀魚微物耳公觀之非正也書有譏得怕之旅也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才不足以備器用則若不畢取納民于軌物者君不軌度既貴童物采之謂何哉且國家數大事自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以觀魚為事哉傳于是且耳雖桓莊之世書火醫言治兵昭之世書見者三是之世書蒐者而皆不書公僅有觀魚存也則茲之觀魚于棠而係之以公也豈無謂與抑嘗效莊二十三年葛公於齊觀社棠言時而不言月其與此書春而不書月也將毋周又況春秋之例狩得其地不書地西狩不書大野地也將子河曾傳言非地則書蒐紅蒐北狩蒐昌陸皆非常地也夫狩非常地猶且譏之胡觀魚而為違地哉至其謂棠地而觀者謂言遠地故譏之且言遠地也若夫舉之見於經者有四焉六年棠共公齊宋此爰棠也十四年楚子棠師于宋此爰棠也二十九年書狩棠公此書棠也惟隱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唐即棠也茲不具論特以觀魚之舉非君所宜彼夫鳥獸不登于俎毛羽不登于鼎則公不斟古之制也是以勤民之主无淫于觀就就棠宮用能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為天下所承式也

要意高古斷制有力觀字從公報蒐

公矢魚于棠隱公五年　　錄湘

誌非禮之觀示譏也夫常事曰視非常曰觀魚非禮也君子謂隱公失所舉矣春秋一書隱不當觀者二其在莊之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觀社不當觀也失正民之則則曾劇諫賢劇也刺莊也其在隱之五年曰公觀魚于棠觀魚不當觀也昧講事之宜則公子偏諫嘗諫也刺隱也隱公觀魚將余何濟上之范為方與胡簡地為曾河水之所經也為山在其南詩言保有鳧鷖者是厥水多魚殿地陳于棠公將書而觀焉或曰百金之魚公張之而以養來為樂也或曰公復姑射大魚而自誇其多能也而皆非也今夫隱公賢王也且能讀詩者也聖王之制典祀也蔵人春蔵王頒冰之詩曰有鍵有鮪鮪鍵以享以祀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祭有常數物有常品莫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漁尊者之事也公豈不知之而必遠涉異地以備非廷一似魚我所欲不憚重勞吾民哉棠部於宋數受兵二年公會戎于唐唐即武唐也棠即唐之異字同音也不有則魯兆禍有則魯強觀魚之役吾意如伐丕猶者載以大輪伐陸渾者有事於緱與三塗之責云爾曾非禮之嫌焉某地之實讀范好詩戎兵無論靖疆場大事不顧細行大謀不掩小瑕公之志也隱之福也彊不知而諫不智知之而諫不忠然到春秋之暮弼而刺隱者何也春秋貴義不貴利毋論盤游宜戒即此冒不韙而上陰謀已為誅意者深為而必據事直書以杜其微春秋伸道不伸邪毋論遠討當讀即此時成憲而修遠略早為開邊者諸詞而必因文見事以彰其慢於備有之曰公矢魚釋詁曰矢陳也古音支通於魚故矢通於陳其訓為弓矢之矢者以傳有君不親射之文故不諱曰公如棠非內大惡也不直書曰如棠觀魚重棠也棠有三一在楚有棠君一在齊有棠公一在宋魯之交即觀魚為其去曲阜三百一十六里云

公矢魚于棠隱公五年　　楊瀚

書觀魚之舉美內臣知禮之諫也夫棠遠地也於不當觀者而觀焉僖伯之諫春秋所以嘉之蹤且人君有撫臨一國於事當畢者是觀有之發蒐即所以廢政於事所不當舉者祝邊征之舉游行遍所以疲民至於左史紀動右史紀言不足以昭盛來訴所賴有人為明禮義之防慎出入之戒而陳善閉邪之隙在在軍吉人以相與明書至誠也辭至正也君子謂其一諫足以傳矣如公觀魚于棠是觀魚何以為書且事終行也事雖行而阻其行者僖伯也書之蓋嘉僖伯也嘉者何嘉其積誠也今夫禮之範圍平國家者大矣君以禮為準由則違小慎微禮在而情不容越臣以禮為職守則獻可替否禮在而意不敢私于棠之行公以觀魚為重地是知納民以軌物也僖伯本軌物以事者於是乎以講大事為經以備器用為庶而深以不軌不物為亂政是以觀魚為可已而不已也且夫君之命實其有益於編氓正有在耳秉耒耕而補不足伏看敏而助不給吾王不游吾何以怵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假令是時修先王之典躬及民幾而布德行惠焉吾見東觀之臣方且有出舍興發之詔為吾君勸則此一役也安知不與齊景拔先蹕聽而何至棠邑讀官司之事為語君戒也哉雖然僖伯之諫可謂詳且盡矣而公卒以棠地為詞陳魚而觀之公之不能從諫也或謂僖伯不能格君而徒以口舌是尚不知人臣亦自盡敬心耳觀於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引於古者惟恐不詳蓋於今者惟恐不切至於稱疾不從其於古大臣面折廷諍之風猶有存者則此一諫也雖與旅獒之訓並傳勿替可歟曰書公觀魚于棠美僖伯之諫也諫何以美知禮也君有知禮之臣其猶不憾於棠之理國也歟

公矢魚于棠隱公五年　　周元

非所觀而觀焉不得以棠地為辭也夫君舉必書矢魚于棠而飾其辭曰棠地非禮矣經焉能為公諫哉昔齊侯之游海觀於之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一似水族之樂亦微樂意之相關者游觀為聖人所希望乎不謂玩物喪志心馳域外之觀雖朝士有嘉謨終鮮能以拒諫有據事直書而具夫自見者如魯記公矢魚于棠是已夫公魯之君也我書素稱東樓將以禮行於朝廷而百官無采蘭得則當觀政於元公魯公之遺將以禮行於郊野而萬民或尚垂惡則又當觀風於高辛蘊蓄之壤況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君不棄焉公豈未之聞耶而如棠觀魚胡為者且夫君必納民於軌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臧氏之陳切矣公苟納其言而加意於蒐苗獮狩之方絕意於阜隸官司之末將如棠不與觀魚無聞君子方幸其從諫弗咈改過不吝也而徒以略地自況又胡為都魚之事近觀非若訓農講武諸大政動關經國之謨猷而觀之惟耳目之娛此行誠無以慰中外之願也夫履髮吐哺不辭一沐一飯之勞先公旁作遊衛矣而昧厥偶雖甘以役役者失長治久安之策掌之地云遠非有留耕課桑敦大端必風俗人之驚陳而觀之惟賦斂之陡此事其何以肅臣民之望乎夫檢幹與交特申三逆三卻之誓開國規模宏遠矣而忘其國恤偏以瑣瑣者蹈辱時失事之譏書曰公矢魚于棠非徼之且言遠地也

辭旨精練風姿讀流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隱公五年　丁紹周

經旨考宮而獻羽明非禮也夫仲子之宮別廟也妾胡為而別廟六羽夫人禮也仲子妾而夫人禮其能免於干非禮之失乎且從衆禮之所在不可越也況國君乎國君者以禮自處即當以禮處人然祇欲遂其私意而曾不顧其禮之所安非不自以為禮也而君子譏之謂必求其禮之所安則不得不直明其非禮之失矣不觀隱五年所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乎夫仲子桓母也昔仲子以惠公子文擧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敵隱公因成父志為則立宮也婦人無謚用姓以名宮當其時宮初成安其主而擧之故名考公問羽數於衆仲故書羽作之於廟故言獻而特是凡經書宮廟若桓宮僖宮以災而書作新宮新作世室合禮則不書丹楹刻桷則書或宮或宮親盡不當立則書考仲子之宮譏之也蓋仲子之宮別廟也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姓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說者謂庶母築宮而君終則廟禮曰妾母不世祭乃庶子為君之謙若庶子未為君而擧其妾母無是禮也又況六羽夫人禮也仲子妾而夫人禮僭矣即謂為為侯國用六羽為協於禮六羽似不乖於禮也然古仲子之宮不皆用六羽乎不皆用六羽而魯之習僭者自若也即以仲子論果宜用六羽乎不宜用六羽而僭於仲子之宮者殊謬也夫天下惟禮足以辨上下定民志人之所履當知是故易取其象而為履履以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圖家不可得而治也隱公之考宮獻羽非所謂上下俱不得其分而欲定民之志難矣君子觀於此篇以為非禮之為變亂紛若此誠不足為隱公善也吾夫子雖不敢斥言於其間因其降為六羽而書之而吾魯非禮之舉僭竊之非固昭然不可掩也矣

英恩僅論深得經旨微旨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隱公五年　屈傳衍

書僭與之始其辭微矣夫六羽侯樂也獻仲子之宮君子以為僭矣且春秋必書者創始者也稅畝言初者譏病民之始何言乎其病民曰收私田之歛也獻羽言初者譏僭樂之始何言乎其僭樂曰在妾母之宮也考仲子之宮何也曰為桓之母也桓未為君為其母考宮何也曰隱之立為桓立也隱將讓桓故考宮而獻六羽焉曷為言羽不言舞曰公問羽數故書羽也羽與舞異乎曰異何異乎曰舞有文有武羽有文無武也羽曷為用六曰魯為侯國故用六也侯國用六奈何曰諸侯之六明降於天子之八也則非僭也然以公子之母用諸侯之樂仍僭矣君子是以為隱之讓桓又惜隱之僭樂或曰書六羽著其復正也何著乎其復正曰魯用八佾者也曷以知其用八佾曰昔成王康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魯之用八佾久矣今用六羽著之也然果著之乎曰否否妾不可僭嫡猶臣不可僭君書六羽明其僭也曷僭乎僭曰鬼之元妃孟子而非仲子也其獻而曰初者何也曰仲子初獻六則羣廟之用八可知矣考仲子之宮初獻六則禘日之用八更可知矣不錄曷為降及昭公猶有八佾以舞大武者乎又聞之諸公用六諸侯四以諸侯而用六羽猶可言也以妾母而用六羽不可言也故書初獻所以明八佾之僭書六羽所以明妾母之僭使衆仲於此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如之何獻六羽也吾知公聞之必曰吾過而衆仲匡我吾無忘論又何致上行下效至大夫而舞八佾也

論史亦暢局法動盡

初獻六羽隱公五年　蔡廣銘

書獻羽以譏僭樂攷正之說妄矣夫六羽非仲子所宜僭即書初獻亦以明前此羽數之僭也而乃以為攷正可乎且事幾多起於至微而弊端必有所由始春秋一書凡以謹其初也國家有不可廢之樂而取之無度者輒敢妄更祖制是謂棄禮如故之初悅於宣者是宗廟有不可干之分而用之無節者輒敢妄擬王章是謂僭禮如羽之初獻於隱者是羽何以獻考仲子之宮而獻之今夫羽何旬昉哉惟天子履中蹈和其化備協於神逮於馬取鴻羽以象矣取翟羽以象文其兼備而不以為侈者分有稱擧而其勢不容下替固是制罷尚繁其數亦各有等差於焉大夫則用其四通士則用其二其遞降而不以為斬者義各有當而其分不得上越而茲何以獻羽也不用干而用羽者婦人無武事故兩階之舞干與羽並為陳而隱公之深明其義者但知干之不可用不知羽之仍不可遞且何以獻六羽也不用八而用六者天子節衆志故一廟之中八與六遞為殺而衆仲之明示其數者但知八羽之不可用於諸侯不知六羽之不可用於仲子由周制而論惟上公得用六獻之是僭魯公也上公則忘其君由魯制而論惟魯公宜用六獻之是僭魯公也僭魯公則忘其君曰獻羽明其僭也曰獻六羽明其僭之甚也而必擧之以初者一在防其漸一在妾其息事會之變之剝而不復也其勢將日盛而不可遏有其初則必有其繼矣一事之不端舉世皆有效尤之意效尤之不足又從而爭勝之我觀季氏尊桓而舞者乃用八佾雖事而僭未始非獻六羽者有以導之也旅山雉樂之事聖人蓋逆料焉而特於獻羽謹其微微物理之常之奉而必否也其勢將日衰而不可扶有其初則必有其終矣一事之不謹恩久必有流弊之滋流弊之既甚將殺而妾去之我觀晏公用禘而萬者僅止二人物極必反未始非獻六羽者有以致之也禘濫女樂之失聖人有隱憂焉而特於獻羽潮其始發或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八佾初獻六羽始屬樂矣是說也蓋未暇考云

思入風雲聲滿天地

初獻六羽 隱公五年　　錢寶珊

六羽為僭禮之始因以初獻譏之也夫六羽上公之舞也以仲子之宮而舞之僭矣此夫子所由以初獻譏之歟今夫僭禮之事貴慎乎其始也始而不慎後將變本而加厲矣我周自昭考定鼎以來祭祀有舞以象功也舞以羽名昭文采也羽有定數昭品節也乃時至春秋而制已悉為之變焉言之舞者所以節八音也故自八而下為八佾天子用之以八為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也降一等為六上公之舞也以六為律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也諸侯則第用四四四十六人法四時也魯侯爵宜用四佾不可僭也然而猶有說焉我魯以周公有大勳勞成王遇賜之得用天子禮樂故立文王廟以周公配之舞亦用八佾此雖僭也猶懼王命迫其后羿廟皆用之不得無所謂四佾也即欲求一用六羽之人蓋亦不可得矣幸也今得仲子之宮而獻羽也曰厥惟用六於是有謂之稱善曰我魯之僭禮多矣今以來仲一言而羽降其數何莫非反正之一機乎按郎登郎自成音奏始也歌於堂繼也舞於下終則有間歌有合樂儀仞陳隋金鼓在席召鳴鳥於會坐逆伶倫於峽谷聽鳳舞之像像聽鈴音之鏘鏘亦庶幾聲可聽容可觀無斯大雅之雖然猶有辨仲子妾母也以妾母而用六羽則僭母何所用之且也上公之舞六諸侯之舞四今觀單仲之對魯而同之曰諸侯六則語亦不繆又何所為著異日者徹則歌詠詩矣舞且用八佾矣臣之僭君無異妾之僭嫡夫豈非六羽之僭為之釁乎太甲曰慎終於始義可相通也有心者應將慨切以明之惟我夫子考王章明制度存忠厚待人之意不必明斥其非寫發忮狠之心直欲隱使之悟於是因其降用六羽而直書曰初獻則我魯僭禮之非已不言而自明所謂一字之誅嚴於斧鉞者乎魯君臣有尚其知所返焉可知

疎疎落落迥不猶人

鄭人鄭人伐宋 隱公五年　　張　江

以主兵而先小國因事之變也夫見主兵伐宋者邾也先邾而後鄭謂非因其事之變耶且昔先王班爵次小之制不可易則先後之序自不可紊也迨春秋之世不以玉帛相則而以兵戎相接於是有不從理之常而因事之變者矣邾之怨宋也以取田之故而邾之報宋也有入邾之役當是時諸鄭而為畧者邾也而稱邾以釋懷者鄭也使以常理論之鄭為伯爵邾屬附庸鄭不僭然列於邾上哉乃伐宋之紹獨先邾而後鄭者曷故凡謀必有獨倡今也邾實快心一擊而鄭亦焉首是聽焉是倡之者邾而和之者鄭也自不得因繼事而畧其首事矣凡事必有主者今也邾宣爭雄一戰而鄭祇悉索以從焉是主之者邾而輔之者鄭也自不得因後事而抑其先事矣故侯伯子男雖有分班乃邾方欲聲罪於上公而假手於滎河之邦則以小加大實出於常理之外隱殺躬桓雖有定位乃邾方欲執言於三恪而合謀於滎陽之主則以弱役強早異於至當之歸故春秋之先邾於鄭也非創其例實因其變也春秋之後鄭於邾也非邾之大於鄭實邾之主乎鄭也所謂不從理之常而因事之變者如此

一波三折宛轉關生

鄭人鄭人伐宋 隱公五年　　張　鵬

以主兵而先附庸因乎其事之變也夫主兵伐宋者邾也繼即因此而先之安得以邾為鄭紐也而不當序鄭上耶今使泗上諸侯日以玉帛則而不以兵戎也終春秋之世可從乎禮之常而不復因事之變矣乃此也因得鄭而逞戈矛彼也即欲賦同仇而志敵愾亦似乎兩雄之不相下矣繼以為謀有獨倡事在主者考邾之怨宋也惟取田之故而邾之報宋也即頓兵入邾之役當其時衛行者為鄭焉宜鄭序邾之上也而繼獨先邾於鄭也何哉此蓋論其事之變而非禮之常也禮之所定則貴賤大小各有分班若今也邾且欲執言於上公不得已而假手於滎則非其常也可謂禮之所制則彌殺子男或有定儀若今也邾以服義問於三恪不得已而合謀於滎則非其常也又可是率小國之聽愚快心於一擊者邾也惟鄭亦焉首是聽雖其時鄭之於宋也亦未必無釋憾之心無端而不得兵名亦姑與置之爾不意此邾人實來邾之請以為鄭而實非為鄭也則是首事者邾繼事者鄭以繼事者而畧其先事者可乎不可乎是故甲兵弊附庸之旅計蓄志於一決者邾也惟鄭祇悉索以相從雖其時鄭之於宋也或顧為有道之請有憚而不為其人亦聊且俟之爾不意此邾有同情邾之告實借鄭而非為鄭也則是失事者邾繼事者鄭以後事者而抑其先事者可乎不乎是故甲兵不憚於疆埸而威武奮揚日尋四境則情變鐘鼓不請於司馬而復報無已日逐郊原則時變以小加大而又欲以弱假強愚併變而致疾也則事又變故聖人之首邾於鄭也非創其例而首之特因其變首之耳即其後鄭於邾也非邾大於鄭而後實邾主於鄭而後之耳若衛之告宋伐鄭又不可同日語矣